

# 校園訪碑記之 47 屆武陵人故事

姜昌明／國立武陵高中教師

教學對象：高中一、二年級  
教學領域：美術、歷史、國文  
教學時數：5 小時

## 設計理念

訪碑記的設計是希望讓版畫課變得不一樣，而且能夠將課程的多元目標設計於潛移默化的拓碑過程中。它是凸版版畫的一種，因為對象是校園石碑，學生因此可以另一種角度體驗校園。碑上的書法又能結合書法藝術的欣賞；碑上的故事，經由學生與教師共同參與的考證，將可以揭開文字背後的歷史，是一種考古的實務；訪碑經驗將可以讓學生藉由撫觸前人刻畫的筆跡，感染已逝時空的氛圍。

其實，在臺灣各級學校的校園中，不乏已知且有名的古碑，像是臺中一中的〈創校紀念碑〉、板橋國小的〈枋橋建學碑〉。當然未經著錄的珍貴碑碣刻版時有所見。它們都是這塊土地上的珍貴寶物——最具有質感的史料。而拓本是公認最真實的複製手段。

在美術課中，以這類校園碑碣的複製——拓碑為單元，一方面是保存史料、學習版畫、欣賞書法，再方面也可以為學校建立最有文化深度的校園圖象。不過，拓碑不同於一般的版畫，版畫複製得愈多愈廉價。但拓本反之，不論碑版的新舊年代，它會因為拓得愈多而愈有價值。

這個單元不只是美術課，對筆者來說也是一種校園意識的建立，對象是本校的第四十七屆學生。從拓碑、校史考證、擇優裱褙、意外的考古發現（發現一塊淹沒於水池中的四十年古碑）、校慶的拓本暨史料考證展覽會。到高三畢業前適逢五十週年校慶的立碑紀念，前後過程長達三年，筆者雖然無法評量校園意識認同的成效，但可以肯定他們對這所學校——武陵高中的體驗與懷念，絕對不只三年。



武陵高中自創校以來建築物與校景碑碣之原版位置與拓本。從上而下為民國七十五年之志清樓記、民國八十六年的暢遂滋榮碑記、民國六十四年的陸橋興建記與民國六十五年之體育館興建記。書寫者分別是本校的校長也是書法家的宋金印（已逝），退休國文教師吳祥熊與地方上的書法家吳英國。它們或是為了新樓的落成、或是為了校務前景的期待而立碑。而書法家的手蹟則讓它們脫去俗套。筆者計畫學生能夠藉由拓碑，而深度走覽校園，思想與品味過去的點滴。

## 課程目標

版畫藝術的欣賞、書法藝術的欣賞、認識與感受以校史為出發的人文課程；仿效古代文人的洗碑、訪碑、撫碑與考碑情趣。

## 單元目標

### 1. 拓碑典故與示範：1 小時

經由講義說明碑的人文意義與影片示範拓碑。要求學生的專注力，技術的重點是否能夠體會、是否能夠提問，屬於知識的層面。

### 2. 拓碑：1 小時

了解以石碑為版的版畫原理、會使用蠟墨、墨色是否均勻，揭拓是否順利、分工合作是否有效，屬於技能的層面。

### 3. 考證：1 小時

是否能夠利用工具書、參考書、是否能夠旁徵博引、是否能夠解讀碑文、是否能夠了解立碑時之歷史時空典故，屬於知識的層面。

### 4. 修碑／題記：1 小時

是否能夠修補拓本的破損、是否能夠從拓碑考證過程中體會歷史的意義、是否能夠利用題記的書寫了解歷史事件構成的五項元素：人、事、時、地、物，屬於知識的層面。

### 5. 綜合討論：1 小時

是否能夠提出拓碑與考證過程中各人投入的心得與體驗；是否能夠提出評論事件的創見。屬於情意層面。

### 6. 評量：1 個月

通過《優秀拓本與碑文考證成果展》展覽的方式，學生從觀賞者的觀點來反省、思考與欣賞優秀作品。





筆者站立於本校行政大樓穿堂，背景是美育館文化長廊拓本展之範例。這次的展覽作品，共有五十二幅。每幅拓本皆有題記。書寫各組拓碑過程中點點滴滴的記憶。學生在觀賞作品的過程中，也體會了學習與研究的經驗。



## 教學內容

### 一、認識碑刻的幾個面相

碑碣刻石的建立，有旌功德昭永世的用意。美學對藝術功能的論述，歌功頌德是其中之一。爲了達到傳世久遠的目的，中西民族有不同的處理智慧，例如西方的鑲嵌作品。不論中西，碑碣刻石、雕刻造像與鑲嵌等等藝術媒材，同屬於石材的應用。縱使石材有風化的缺點，但比起書畫紙絹布料的腐朽問題<sup>1</sup>，石質媒材具有流傳久遠的效果。從史料與史蹟來看，這點效果是被證明的了。本文從碑的歷史、功能與形式介紹兼談拓本的藝術，目的在引導讀者體會碑刻史學與藝術價值的交互關係。

### 二、碑的功能與特徵

東漢許慎所定義的碑是豎石。在豎石上刻字，至遲在秦代就已經有實例。原義的碑，其用途並不直接與刻石有關，而是作爲崇拜神鬼時辨別日影、附會陰影、暫繫祭牲等等超自然用途。在歷經許多世代的巧思應用之後，碑在葬禮中的功能被開發出來。

碑者，豎石也。段玉裁注云：聘禮鄭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sup>2</sup>。

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兼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sup>3</sup>。

從以上的文字可知，碑的另一功能是在棺木入土時作爲槓桿之用的窆石。上端鑽有穿可供棺繩通過，導引棺木入葬。由於碑碣的原始功能是做爲辨別日影用的日晷。日晷有指引時刻吉凶的作用，賦予碑石指示陰陽的神祕功能，進而延伸出連結生界與靈界兩世界的作用，讓它在宮廟可以媒介人與神的交集，在墓葬則可以媒介人與靈的交集。如此一來，在碑石上面刻字記名記事，記錄偉大事蹟使其昭告兩界與後世的作法，成了必然的發展。原本在葬禮結束後總是隨處遺棄的碑石，有了積極的史學價值。

1 康有爲云：夫紙壽不過千年，流及國朝，則不獨六朝遺墨，不可復睹。即唐人鈎本，已等鳳毛矣。文見康有爲《廣藝舟雙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重印本，1986。頁6。

2 清段玉裁注，許慎撰《說文解字》九篇。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重印本，1993。頁454。

3 文見：東漢劉熙《釋名》卷六〈釋典藝〉云。文引胡哲夫《臺灣碑碣的故事》。南投，臺灣省政府，2001。頁10。



透過碑刻，碑文中的事件託「堅貞之石質，永垂昭于後世」。其內容不外是記功勳、述祖德、贊政績、彰律令、明學術、闡宗教、理水利、界疆域、避邪穢與鎮妖魔等<sup>4</sup>，有其保存史實價值，提供不同需要的文化解讀。

中國境內碑碣遍地成就了中華文化的特色，暫置其史學價值不論，在藝術價值方面，碑刻也自然而然地記錄了各時期書體書風最不做作的一面。相對於碑碣表功德傳垂後世的功能來說，書法的良窳，顯得不是非常重要。書碑者可以是名家，也可以不是名家。唐以前的碑刻少有署書者姓名的緣故也是在此<sup>5</sup>。不過在布局上，仍有一定的格式和內容需要遵循<sup>6</sup>。即使如此，不同時代的碑刻大致上仍然可以歸納出不同的書風。

在書體上，東漢的熹平石經有公告標準七經字體的意味：

熹平四年，邕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sup>7</sup>。

隋以前書體是莊重肅穆的篆、隸、正楷書。到了唐代，因為有唐太宗、武則天等當朝皇帝的魄力試驗，行書、草書也被用在碑刻上<sup>8</sup>。

形制上，碑有長方形的，也有圓頂和尖頂的形式。巨碑往往高輒丈餘，下有碑趺上覆碑額。中間或有穿孔。碑體往往四面都刻字。它的正面叫碑正，背面叫碑陰，兩側面叫碑側。

碑刻的製法是書丹上石，初唐開始就有這種作法<sup>9</sup>。書家先用朱墨書寫在石頭上，再由刻工鐫刻而成。刻碑時，刻工不見得完全依據書寫者的筆勢，有時會因循刀法之便下刀。所以書勢與刀勢常常有出入，不相吻合。有的碑刻甚至是刻工直接用刀，未料這現象卻創造出一種令學書者趨之若鶩的方峻狠直的筆畫風格<sup>10</sup>。

4 文見：胡哲夫《臺灣碑碣的故事》。南投，臺灣省政府，2001。頁12。

5 文見：王壯弘《碑帖鑒別常識》。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頁6。

6 同上註。頁7。

7 文見《後漢書》。考《熹平石經》：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卷六〈石經〉，熹平石經，余觀所出之七經字體，雖面貌相似，而工拙攸分。或人書一經，或一經又分數人，皆未可定。要之，校理及書碑之役，必成於眾人之手，可斷言也。高文《漢碑集釋》。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頁9。

8 唐太宗行書碑文有《溫泉銘》，武則天的《昇仙太子碑》則是草書的表現。

9 文見：王壯弘《碑帖鑒別常識》。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頁36。

10 同上註。頁8。



## 二、碑的歷史

立碑地點，往往爲了要能夠順利昭告周知其主旨，而選擇在明顯易見、符合主旨訴求之對象群經常出入的聚集場所，以期發揮最大的傳播效果。即使是中國文化邊陲的台灣，現存碑碣的所在，也不外是寺廟祠堂、衛署私宅、公園廠舍、交通要道、河川橋樑與田園埤圳<sup>11</sup>。卻也因此，碑刻無法避免各種自然與人爲形式的毀損。自然風化的例子如秦琅琊台刻石<sup>12</sup>。人爲毀損的例子：如王莽因爲惡稱漢德，使得凡屬於漢代的刻石皆令其撲倒磨毀之<sup>13</sup>。唐會昌年間的大滅佛寺，碑碣贊銘也一起遭殃。宋朝黨爭則讓載有蘇東坡字跡的刻石被拽倒摧毀<sup>14</sup>。

立碑風氣同時也會因爲當局者的政策而有盛衰。三國魏朝的魏武帝於建安十年下詔，因爲天下凋敝之故，禁立碑<sup>15</sup>。西晉也禁止立碑，原因是碑文往往流於華美虛偽。所以晉武帝於咸寧四年詔示：碑表私美，興長虛偽，莫大於此，一禁斷之<sup>16</sup>。

南朝也禁碑。北朝由於取石便利，刻碑無禁。

唐朝時候，唐太宗篤好書法，設立弘文館，以書取仕，書風因此大盛。碑的興立，也因爲王室有意的推廣而普及起來。例如碑刻〈大唐三藏聖教序〉就有唐太宗序，太子李治作記。後傳刻爲雁塔聖教序、同州聖教序與懷仁的集字聖教序等等版本<sup>17</sup>。碑文法書開始有名家手筆，碑刻署名的例子屢見不鮮，如雁塔聖教序就有褚遂良書萬文韶刻字署名。碑刻因此愈來愈講究其藝術性的品質。

傳世優秀的書法碑刻，到了宋代發展成帖。帖的歷史，是最早源自宋太宗時代。他蒐集了前代的法書作品集爲十卷，摹刻於板上，收藏於禁中。

11 文見：胡哲夫《臺灣碑碣的故事》。南投，臺灣省政府，2001。頁13。

12 始皇即位二十八年（219bc），東遊山東各山，登泰山南方之瑯邪山，立碑，以頌秦德。瑯邪臺刻石原文於史記中有載。二世胡亥即位後，則是藉巡遊之機會在始皇所立的七處碑石也刻上詔書。七塊刻石命運皆乖。傳世的僅有219bc的嶧山刻石的宋刻版與泰山、瑯邪臺刻石殘片。泰山刻石僅剩十字殘片。瑯邪臺刻石據推測應有一丈五尺高，底面積六尺見方，往上呈五尺三尺漸漸縮小的塔狀。原文應有大頌秦德的288字。但殘片只剩與頌詞無關的87字。87字中真正屬於219bc所刻的只有8字，餘爲二世詔書，8字所記應是始皇巡遊瑯邪臺的兩名武大夫姓名，可確定的一名是楊繆。文見：《泰山瑯邪臺刻石》。大眾書局。頁5。

13 朝代更迭之際，類似如此的毀碑行爲是中外古今皆普遍的。例如埃及 Akhenaten 法老王的勒石名號就被之後的 Ramessis 法老王所塗消。近代臺灣立於民國四十年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塚題辭》落款題名的孫立人在他入獄之後被刮除。文見：胡哲夫《臺灣碑碣的故事》。南投，臺灣省政府，2001。頁169。

14 文見：王壯弘《碑帖鑒別常識》。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頁18。

15 文見：同上，頁31。

16 但因此對死者的歌頌則多刻製在墓誌銘上。又因墓誌銘是埋於地下，所以西晉時期的書風得以保存下來。《中國書法藝術》。張啓亞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25。

17 文見：令狐彪《歷代書法欣賞》。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頁75。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摹前代法書集為十卷，摹刻於板藏之禁中……，世號官帖<sup>1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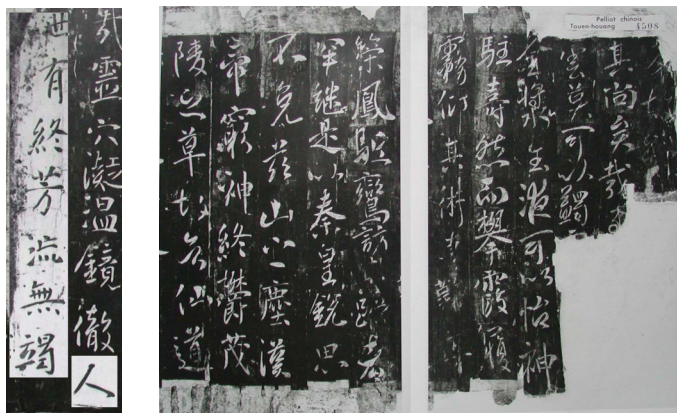
帖的製作，以宋朝時為最佳最美。官帖稱為淳化閣帖。閣帖所保留的法書藝術成就被視為是繼承漢唐石刻而來。

淳化軒何為而作也，以藏重刻淳化閣帖石而作也。蓋自伏滔崆峒之銘，石虹堯碑之文，歷代相傳，石刻尚焉。然物有其成，必有其壞，世遠年湮，真偽莫辨，則漢唐且難得其全者，無論周秦以上矣。故言帖以必以趙宋為猶近，而宋帖必以淳化為最美……淳化，宋太宗之紀年也<sup>19</sup>。

#### 四、拓本

拓本是將碑刻模拓，複製留傳的方便作法。它也是目前保存已損已軼碑刻的方法。作法是先在碑文塗上水蠟，再蓋上微溼薄紙，用椎槌實紙面，再用墨包拓上碑文。種類是分擦拓與撲拓。撲拓是用墨包直撲，擦拓只是一擦而過。

現存最早的拓本是清光緒二十六年，在敦煌石室中發現的唐太宗《溫泉銘》。在拓本末尾有「永徽四年（654）八月圍谷府<sup>20</sup>……」唐人親筆書跡一行<sup>21</sup>。現藏於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溫泉銘，全文為唐太宗所書。內容描敘貞觀二十二年（648）太宗贊美長安東方臨潼縣驪山溫泉療疾解鬱的功效，令太宗因而營池造景的情形。史書上記載了當時他御筆行書刻之傳世的情形<sup>22</sup>。碑文中不時透露他對有限人生的體悟，興起「<sup>a</sup>L<sup>·</sup>H<sup>o</sup>l<sup>o</sup>»<sup>A</sup><sub>i</sub>B<sup>·</sup>l<sup>·</sup>x<sup>¥</sup>ý<sup>-</sup>K<sub>i</sub>K<sub>i</sub>K<sup>²</sup>H<sup>¥</sup>í<sup>!32</sup>x<sup>l</sup>Ó<sup>a</sup>Ú<sup>-</sup>y<sup>µ</sup>L<sup>°</sup>Ü<sup>»</sup>」的感嘆。有趣的是，唐朝定都長安，太宗手書銘刻之溫泉銘卻在敦煌石室中被發現。如此令人不難有望梅止渴之聯想<sup>23</sup>。



18 文見：宋秦觀〈法帖通解〉，《法帖考》。楊家駱編。臺北，世界書局，1974。頁1。

19 文見：〈御製淳化軒記〉，《法帖考》。楊家駱編。臺北，世界書局，1974。頁1。

20 永徽為唐太宗子高宗李治年號。永徽四年為西元六五三年。

21 文見：王壯弘《碑帖鑒別常識》。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頁42。

22 太宗於西元六四八年為驪山溫泉刻石歌頌後的一年，即以五十二歲的壯年病死。

23 文見：《中國法書選——晉祠銘、溫泉銘》。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1994。頁65。

清代金石學興起對碑學的興趣與金石拓本的重視可說是上行下效。例如朝隆內府刻《三希堂帖》拓本，在材料上就非常講究。它用特製的桃花紙與再和墨拓成。再和墨是將御府藏的歷代舊墨搗碎後再和料複製而成的<sup>24</sup>。這種拓本稱為「烏金拓」。

清代民間的訪碑人，不乏是學有專精的金石學家。因為考古發掘的風氣使得拓本有初拓本與洗碑精拓本的分類。拓碑人車永昭的精拓本就傳名於世<sup>25</sup>。不少名碑就在更好的紙材、技術與品味的重拓上，神韻重新為世人所知。

## 結論

一件碑碣刻石的價值是歷史與藝術兩方面交互作用的結果。原始的立碑目的又會因為後代的品味與政治立場，增加其文化詮釋上的戲劇性。

從正文提及的幾個面相來觀察，筆者發現當碑刻歌功頌德功能凌駕其原義的溝通神靈功能時，內容就會因為缺少敬畏而變得虛偽溢美。若是巧遇政治品味的大改變，它的命運甚至可能是被毀或是被禁。又從唐代傳拓下來的幾件碑文可知，王室主導的藝術品味摻入了製碑過程，後人欲傳之久遠的動機因此更加强了。名書法家也加入丹書上石的行列，碑文本身獨立的書法藝術價值漸漸凌駕於內容的歷史價值。也有當朝帝王為了將名跡流傳久遠，詔令將書法名跡刻石、刻帖保存留傳的例子。藝術性提高了的碑刻挑起人們去品味它的欲望，拓本的製作適時解決了碑刻欣賞的不便性，逐漸提高的專業性也讓模拓可以愈來愈得原版丹書的筆力神韻<sup>26</sup>。碑刻與拓本的藝術性因此反賓為主地成為可「旌表」的主題。

歷代碑與拓的形式資料，保存了我們去重建歷代的審美品味、風格演化與歷史關連性的基因樣本。從清代以來考古觀念的成熟、技術的發達與史料的出土與研究成果的展現，證明了這些構想的可行性。

24 文見：王壯弘《碑帖鑒別常識》。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頁50。

25 車永昭名號：在清王澐〈竹云題跋〉中有說到他所收集的同州聖教序拓本有兩本。舊本是萬曆本，新拓本是車氏所作。車氏曾拓「禮器」與「魯峻碑」。車氏擅長以連史紙作淡墨精拓。同州聖教序與雁塔聖教序都是褚遂良筆跡。雁塔序成於貞觀二十二年（648），同州序成於龍朔三年（663）。同上註，頁50。

26 碑拓的研究者需要有不同年代版本形式分析的敏感度與史學素養、石材石花變化的物理知識，來考證拓本的真偽。由於它的技術性，碑拓也成了一門獨立的學問。







47 屆武陵高中學生在高一時完成的將近 160 本拓本中，挑選了精美且完整者將近 50 本。並於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一日的校慶系列活動中以「慶祝九十一學年度校慶校園碑碣拓本暨校史考證成果展」在本校美育館文化長廊展出。

校園意識的建立顯然在潛移默化中長大茁壯。九十三年六月，高二的 47 屆武陵人共同決定在九十四年的武陵 50 週年校慶時，立碑紀念母校大壽，並名「桃花源津口」碑。

從拓碑到立碑，時程共三年。結束於津口碑揭幕式的祝福與加油聲中。全體參與之 47 屆武陵人同時立誓來日必將光榮回校。

- 教師提示：（過程中的注意事項）

拓碑過程	版畫原理的融會貫通	拓本力求清晰	墨色力求均勻
	乾拓時紙張需貼牢並乾透	學生工作分工需確實	時間掌握要確實
	學生行蹤要掌握	拓碑現場要維持乾淨	下課前工具要繳回
考證過程	參考資料不要相互矛盾	文理推論合邏輯	圖片的使用增添生動
	逐字逐句仔細推敲	還原故事之人事時地物	圖書館中注意安靜
綜合活動	心得題記需具備人事時地物		





• 示範解說

左上／ 乾拓使用罇萱／蠟墨

- 貼紙膠水與烘乾吹風機

右上／ 用水蠟與棉團塗石碑作為介質，拓水好撕。

- 用膠水黏貼罇萱。
- 吹風機與延長線以利烘乾。
- 噴霧器噴膠貼紙。

左下：蠟墨，用來乾拓塗碑。

右下：因為學生在室外拓碑，為方便搬運工具，故收納箱使用方便。

• 教學方法：示範教學

教學模式：分組實施，分工合作，教師從旁提醒與啟發。

教學策略：以人文素養的教育、校園意識的認同為號召。示範光碟的播放，圖音並茂。室外活動與室內的查考相搭配。



• 未附資料的作業形式

是學生根據碑文考證內容。並撰寫說明，重建當時的立碑甚至是校園新建設的光景。作法是各組同學到圖書館使用工具書，筆者提供碑文內容，學生考證每一字每一句。如碰到生字就查字典、碰到成語，就找參考書。又利用年鑑得知立碑當時的時代風氣與氛圍。再利用每屆的學生畢業紀念冊與出版物的內容與圖片，讓過去的景象更清楚。

• 圖片豐富的作業形式

這是一幅完整具備碑文與考證的例子。這組同學在分工合作之下，每人各司其職。尤其是考證部分，為了解釋《碣記》的用典部分，學生從四書中尋求答案。又碣記位於校門圓環處，同學以畢業紀念冊中的舊照片，對照過去與現在位置之差異，資料的運用靈活主旨明顯，文中的任何人事時地物都小心求證。如右上圖即立碣時之校長。



校史考證成果展留影



### 教學評量與延伸活動

評量的部分自是對拓本與考證報告的正確程度加以評鑑，評量結果就是學生成績的依據。但是這裏的評量，除了是優秀作品的有形展覽之外，還包含活動設計中所稱「校園意識」的檢驗。但因為已經超出了課程評量範圍，所以筆者稱之為延伸活動。由於這 47 屆武陵人高一時受過美術課中拓碑課的薰陶，進入高三，在沒有美術課的情形之下，碑的精神，讓他們決定以立碑作為紀念武陵 50 週年校慶或許這就算是校園意識的一種呈現。至於筆者本身，因為拓碑課挑起的古碑研究興趣直接促成了校園內一塊立於民國五十六年的美池活水碑的發現。不僅學生連筆者自己也親身體驗了校園意識認同的滋味。



左上圖是學生美術刊物的刊頭。適逢武陵五十週年校慶的九十三學年下學期刊〈第五期〉，就改版為四十七屆武陵人立碑專刊。

左下圖是學生樹下訪碑的愜意模樣。右圖是本校教師會刊物《交流》內頁。筆者投稿說明本校一塊已經被美池活水淹沒四十年的活水碑的發現經過、立碑典故與書碑者何人的考證文章。